

清人說薈二集

掃葉山房彙行

金臺殘淚記

敘曰自孔子泣獲麟後天下有二淚焉漢賈生之哭時事也晉阮籍之哭窮途也余居都門三載深觀當世之故頗能言其利而抹其敝無薦之者既不敢獻策復不欲著書輒慟哭遭家多難顧影自悲又慟哭故人憐之恐其傷生每為徵樂部少年清歌侑酒以相嬉娛余於醉後則又慟哭今將歸矣偶理舊衣見嚮時醉後淚痕猶在廼嘆曰嗟乎余之淚盡矣此其殘痕然一時之情也不可忘因誤次為傳十篇詩五十九首詞三闕雜記三十七則燕本黃金臺舊地故曰金臺殘淚記云爾太歲戊子臘八日

卷之七 雜記

10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一年



卷之六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

[illegible]

1

(continued)

10

金臺殘淚記目錄

卷一

楊生傳

徐郎傳

吳郎傳 王德喜附

丁春喜張全保張雙全傳

陳長春周小鳳傳

張青獅傳

吳伶傳

汪雙林汪三林張心香張五福楊玉環郁大慶傳

孟長喜馮紅喜傳

王小慶傳 席秀林附

卷二

徐郎曲

楊生行

蘇州雨中口號

瓜步見秋柳

為大令題畫

長至日飲齋中

三月十五夜集飲櫻桃斜街廡廬

楊生來話別

閱燕蘭小譜諸詩有慨於近事者綴以絕句得四十六首

疎影

揚州慢

鳳凰臺上憶吹簫

卷三

雜記三十七則

金臺殘淚記第一

華胥大夫著

楊生傳

楊生名法齡。字韻香。揚州江都人。有二兄。故優也。生九歲。即來都下。以色傾一時。尤善歌。嘗遇雪天。獨歌戶外。聽者至數百人。有車而過者。馬皆仰沫。悲嘶不行。於是生年十五六矣。自後歌不成聲。三年始復。生意度閒靜曠達。善清言。不喜飲酒。或遇客終日不交一語。亦無所忤。每嘆曰。吾但得廬田區宅。奉老母。放浪於山水間足矣。其母兄聞之。獨不樂。故生不能遽歸。道光七年。矢死請於母。始棄其業。八年七月。全家返江都。

華胥大夫曰。余友

大令江東才人。嘗呼生為小友。又謂余曰。君才識誠

異矣。然度未勝日習生論議。其有進焉。余始遇生。蓋在丙戌之冬。明年春。予以詩生誦之甚悲。余旋以事屢出入都下。每見生。未嘗不為余嘆息。生棄業後。羈旅年餘。余無一金以資其行。顧屬余他日過江都。宜相聞也。

徐郎傳

徐郎桂林者。字曰聽香。余友。

大令為易之曰小邾。故小邾之稱藉甚。小

邾既負絕代之姿。又善應對。進止容儀如佳公子。所至生色死心。傾倒恐後。年十四來都下。越五年。年十九矣。擁萬金以歸。蓋戊子秋七月也。其家在安徽潛山望江二縣之間。地曰十牌。

華胥大夫曰余丙戌夏。

報罷居都下。客嘗招之顧曲。意漠如也。及見小邾

始心動。其冬十月望日。有為吳伶禮佛於龍泉寺者。

招同

往觀小

邾在焉。始漸狎習。為作徐郎曲。頗傳於人。余既識楊生。

復南還。與小邾遂

不數見。今年聞其歸。為之咨嗟嘆息者久之。語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小邾其為冥鴻也哉。

吳郎傳

王德喜附

吳郎金鳳者。字桐僊。蘇州人也。風懷不羣。綺姿秀出。能為摘詩換字射覆諸戲。尤喜畫蘭竹。湘烟渭雨。清韻脩然。嘗自署曰吳門吳鳳。王德喜字容生。本揚州孔姓。頗識字。自諱其氏。

華胥大夫曰。余未入京師。聞梨園有三法司之目。謂法齡法慶法保。三法司並

在四喜部。桐僊固法慶弟子。法保就昏南還。法齡法慶因四喜部諸老曲師分爲集芳部。所譜皆崑曲。無西秦南弋諸陋習。顧聽者落落然。以余所知惟舊

邸

主人

閣學

給事

工部

大令

大令

通判數人者而已。閣學亟喜法慶。嘗於

大令座上見桐僊嗟嘆久

之。至於法齡數人者。皆望若晚霞麗天焉。去年春遇

刑部時同坐。皆詩

人。刑部忽言法齡將歸矣。皆悵惋。今年秋竟歸矣。集芳部散矣。法慶桐僊俱入春臺部。陽春白雪。其和寡也。昔人慨之。余於今日乃親見焉。天下人耳目嗜好固有如此者哉。

丁春喜張全保張雙全傳

丁春喜字梅卿。以善歌聞。四喜部其態常如倦睡。語言呢呢。常如少女。初四喜部諸老曲師既去。爲集芳部。欲致梅卿。梅卿弗顧也。四喜部驟衰。始漸變崑曲。習秦弋諸聲。梅卿弗顧也。四喜部駸盛。則盡變崑曲。習秦弋諸聲。梅卿弗顧也。梅卿今年二十。揚州人。

張全保字蓉初。癸未甲申間。蓉初豔聞天下。余丙戌至京師。於春臺部物色之。

蓋忍後焉。恆訊於衆人。見有錦衣珠褰以過者。謂是竹香然。見有星眸霞靨以歌者。謂是紉香然。見有病若有餘。怨若無端者。謂是碧湘然。久之而見有青眉楚楚然。白袷蕩蕩然。衆人若不識姓字者。余曰。是殆蓉初然矣。嗟乎。盛衰易觀。今昔異勢。豈獨蓉初然而蓉初可感矣。蓉初今年二十二。娶婦三年。家在京師蘆溝橋。古桑乾河水上。

張雙全。字問梅。揚州人。齒如蓉初。色如梅卿。昔衛莊姜美而見棄。詩人為賦頌人。今問梅蓋頌頌矣。其情迺類莊姜。觀其悵惘睇盼。逡遲進退。抑當世幽憂擯斥之士。復何以異哉。嗟乎。問梅良家子也。而淪落至此。玉鉤斜上。珠翠為烟。梅花嶺下。春風若夢。問梅可堪回首邪。

華胥大夫曰。丙戌冬夜。嘗與

大令一訪小玉。丁亥春夜。又與

太

史一訪問梅。其時皆月姤酒乾。風斜漏墮。小玉不遇。問梅數語後。不復過焉。每於春臺三慶二部中。望見两少年者。良深隱嘆。今年秋始見小蓉。慨然相與述之。夫轉移於盛衰好惡之間。衆人固不如小蓉邪。

陳長春周小鳳傳

陳長春字紉香周小鳳字竹香皆安徽十牌人也。以色豔動一時。紉香聲伎獨絕。善殿撰。有狀元夫人之目。

華胥大夫曰。昔乾隆間。李桂官周旋畢秋帆宮保於微時。其意有足感者。此狀元夫人所由著也。今紉香具有同焉者歟。竹香初善越中。孝廉贈之至萬金。久而竹香頗疎之。孝廉父至都下。或乃以此詐竹香。索其數百緡而去。時有伶某亦善越中。某孝廉。孝廉無以歸。伶厚資之始行。嗟乎。若此伶者。其姓字乃不傳。可慨也夫。

張青薌傳

張青薌字蓮仙。蘇州人。初丙戌冬。蓮仙年十四。余見之湖北李令宅中。容甚麗。為言於大令。亟喜之。嘗貌其真。屬余題焉。

華胥大夫曰。京師梨園樂伎。蓋十數部矣。昔推四喜三慶春臺和春。所謂四大徽班者焉。余以丙戌始至京師。春臺三慶二部為盛。春臺部以色著者。首紉香。竹香。次碧湘。蕙香。三慶部以色著者。首小翠。次蓮仙。固皆尤物也。今二年之間。或死或去。其在部中者。或稍衰矣。惟蓮仙尚如故。余烏知此後更二年。蓮仙又

當何如邪。魏文帝言年壽有時盡。榮樂止夫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每念斯語。慨然悲感。此所以論錄諸人也。

吳伶傳

吳伶名蕙蘭。字碧湘。安徽十牌人。其死為作吳伶傳。故從其稱云爾。幼無殊色。惟聞聲合伎。情態獨絕。故以震動一時。死年十八。丙戌秋也。所善為治飾。終之具甚備。其冬屢為禮佛於龍泉寺。明年春為厚葬於都下安徽義塚之旁。華胥大夫曰。既作吳伶傳。屬余為詩。宦吾鄉有神君之稱。失大吏意。

被揭去官。奉

特旨始准納鍰。以此霸都下也。值西陲用兵。南河方堵。感激激牢落。放而徵歌。余詩有云。十年空憶障黃河。萬里猶思荷鍤戈。散盡田何諸子弟。江湖夢得獨悲歌。得之悲吟泣下。烏虜。此豈少年浮薄所得藉口也哉。

汪雙林汪三林張心香張五福楊玉環郁大慶傳

汪雙林字霞卿。安慶人。

汪三林字秋白。安慶人。

張心香字妙卿蘇州人

張五福字孀儂蘇州人

楊玉環字韻珊安慶人

郁大慶字芸卿蘇州人

華胥大夫曰此六人皆癸未甲申間以聲伎著者閱歲幾何而嚮衰矣余嘗見孀儂慨然疑非昔比於霞卿諸少年不可知邪事有邇而暨遠物有微而喻大自古權勢之門豪華之壑當其怙寵於左右固私於中外豈不謂錢券可貪天金彈無盡日然而沈湎不悟禍患相倚郿塢烽銷鄴臺香散此一時也綠珠粉墮紫絲帳荒又一時也至於銅狄銅駝摩挲漢晉青蓋青衣來去吳洛回頭陵谷之區轉眼滄桑之淚雖極富貴莫保終始况乃悅己為容事人以色而欲延皓齒於朝露駐朱顏於夕霞是宜不可得矣如其感激前魚化為大鳥則樊籠無待死之翼而江湖有相忘之波余為是言世必謂迂烏虜誠迂也誠悲之也

孟長喜馮紅喜傳

孟長喜字蕙香揚州人豪宕放誕好飲酒醉後或慢罵後屢罵

殿撰

毀其居。長喜忿輟業。今在都下。不復見客。馮紅喜字藝仙。蘇州人。放誕頗類長喜。賈人尤愛之。

華胥大夫曰。丁亥冬。御史吳

奏參春臺部伶人雙鳳。醉死候補道曹莖宅。

刑部訊得實。莖革職。其叔候補知縣某遣戍。紅喜拘質於刑部。其名至入

聞。戊子夏。提督者奏拏博局。紅喜復拘質於刑部。其名再入

聞。狎比匪辟。累繫訟獄。甚矣紅喜之不慎也。長喜常醉罵士大夫。有滿侍郎某。長喜醉批其頰。其足階禍久矣。一念而輟業。殆有以成金之邪。

王小慶傳 席秀林附

華胥大夫曰。人得於天而可愛者。才也。色也。二者自相為愛。又深於衆人。衆人愛之而已。自相為愛。則相憐焉。相悲焉。而至於相殉焉。嗟乎。吹氣皆韻。送目已通。清魂易消。芳心難悶。是惟才人。是惟美人。此宜其相愛。未隕先虞。不寒猶怯。年知似水。意若常秋。故才人必蚤衰。美人亦然。美人必善病。才人亦然。此宜其相憐。至於嫁於廝養。辱在僕園。蓋美人之薄命也。而才人有甚焉。送正平於江夏。則廝養不如。罪子長以宮刑。則僕園不如此。宜其相悲。嗟乎。愛復奈何。憐復

奈何悲復奈何。不相殉而奈何。是故綺幃初卷。橫波一顧。是謂態殉。壁畫黃河。舟搖青翰。是為意殉。卧病枕股。越禮奔琴。是為身殉。身殉而情可無憾矣。然而情天多隘。無石可填。情海多沈。無鵲可渡。是故又有思殉者焉。浦口別傷。門闌映斷。寄書悄悄。度夜迢迢。此一時也。傷何如矣。又有疾殉者焉。鏡羞改顰。黛損欺眉。衣外盈盈。我自語我。笛邊黯黯。卿不知卿。此一時也。怨何如矣。又有癡殉者焉。青塚埋啼。紅泉汚粉。宮中帳裏。慘澹嫵娥。天上人間。淒涼信誓。況廼未曾平視。洛川思寶枕之投。乍感傳觀。蜀道掩香羅之泣。招尋九地。憑弔千春。代往哀來。愁多涕少。嗟乎。此一時也。則有冒非笑而不辭。結悵惘而如溯。如余今日之為小慶傳。又豈非癡也哉。小慶字曰情雲。家本皖水。歲在癸甲。絕豔馳馳。運厄辰巳。芳齡溘逝。前此蘭譜之書。梨園之論。皆謂一人而已。吾友太史言其十倍小姮。惜余未見。嗟乎。自昔才人皆往矣。然登峨岷而眺采石。則太白宮錦之豪如在焉。自昔美人皆盡矣。然採苧蘿而遊響屨。則西施浣紗之顰如留焉。且夫今日。余臨此風。是昔之美人。團扇迎之。而有舒遲之色者也。今日余坐此月。是昔之美人。繡簾望之。而有低徊之色者也。今日余聽此雨雪。是昔之美

人卧閣聞之。而有顯頰之色者也。今日余撫此綠竹。是昔之美人。華筵奏之。而有綺靡之色者也。然則余於小慶。何時不見焉。何物不見焉。嗟乎。小慶。姣婉其容。飄零其迹。可謂不幸。顧燕趙燕支。生為奪麗。幽并塵土。死尚凝香。以視余蕭瑟華年。羈孤朔塞。名虛薦簡。變斷樵蘇。則又幸矣。言者規余好色。已涉荒淫。迺陳彼狡之詩。違比頑之戒。於美人之稱。何取嗟乎。天於人之色。亦如花之草木而已。陰精之美。為荷蕖。陽華之美。為楊柳。如其春水江南。夕照白下。萬綿飛蕩。一墮不歸。有不為之頰印太息者。豈人情邪。故余既傳韻香。以下十九人。終之以小慶。有席秀林者。字麗香。揚州人。以美聞。嵩祝部與小慶同時先後死。

金臺殘淚記第二

華胥大夫著

徐郎曲

徐郎家近龍眠山。問年十四來燕關。龍眠彩雲不可見。化作徐郎春風面。瞳神皎映雙華星。額角如畫長眉青。桃花著露嬌盈盈。欲笑未笑微分明。高臺曲館歡娛地。蘇揚子弟多佳麗。爭按伊涼宛轉聲。竹枝含怨柘枝媚。徐郎未至衆皆默。徐郎一至爭嘆息。白袷輕衫步屣遲。滿堂紈綺無顏色。登場結束揚細喉。乳鶯百轉無其柔。餘情掩抑若有思。觀者忽作無端愁。迴眸半顧翦秋水。却使翻愁作歡喜。同時吳郎亦擅名。可惜先為人看死。徐郎徐郎迺神仙。風塵流落甯非天。飛車日侍豪家筵。幾曾蘊藉真相憐。我為徐郎歌。徐郎當奈何。即今十月繁霜多。翠被易損朱顏酡。江南腸斷老姚合。平子四愁倍蕭颯。金刀玉案誰贈答。每見情深恨語雜。語雜尚可尋。情深未敢道。男兒致身將相苦不早。激昂萬事傷懷抱。安得玻璃春滿酌。相逢痛飲三百杯。竟醉驅馬黃金臺。臺端今古團團月。曾照英雄歌舞來。月不缺時何足哀。我當為爾千徘徊。徐郎徐郎我當

為爾千徘徊

楊生行

楊生二十如文士。淪落風塵幾知己。人前小坐抱幽怨。酒半清談解名理。自言家本維揚城。九歲來作幽燕行。可憐薄命付歌舞。衆人苦賞歌喉清。清歌亦是淒涼事。拍按紅牙餘涕淚。鶴在樊籠那返山。風捲飛花祇到地。十年姓字滿長安。珊珊骨節疲雕鞍。香車懶入王侯第。顏色爭求一見難。登場偶作好裝束。風神秀奪萬人目。含情含態宛轉間。湘妃愁月蒼梧綠。伶俜弱弟亦溫存。宛如桃葉隨桃根。豪貴嘆嗟輕薄慕。那知骨肉對消魂。楊生有兄復有母。楊生有身不自有。古來失意傷心人。萬言不如一杯酒。楊生滿引雙金壺。貴賤苦樂皆須與。有酒不飲何為乎。楊生不飲毋迺愚。生不見六郎年少勇於虎。落筆縱橫作風雨。意氣徒看臨九州。功名何日垂千古。

蘇州雨中口號

痛飲紅亭醉不知。剛剛一月各天涯。相逢若說相思地。破楚門前暮雨時。

瓜步見秋柳